

## 第三十七回

### 五通神显灵航大海 宋高宗被困牛头山

诗曰：

庙食人间千百春，威灵赫奕四方闻。

从他著论明无鬼，须信空中自有神。

却说康王见兀朮将次赶上，真个插翅难逃，只得束手就擒。正在惊慌之际，忽见一海船驶来。众大臣叫道：“船上驾长，快来救驾！”那海船上人听见，就转篷驶近来，拢了岸，把铁锚来抛住了。君臣们即下马来，把马弃了，忙忙的下船。那船上人看见番兵将近，即忙起锚使篙。才撑离得海岸，兀朮刚刚赶到，大叫：“船家！快把船拢来，重重赏你！”那船上人凭他叫喊，那里肯拢来，挂起风帆，一直驶去。

兀朮道：“某家如今往何处去好？”军师道：“量他们不过逃往湖南，去投岳飞。我们不如也往那一路追去。”兀朮道：“既如此，待某家先行，你在后边催趲粮草速来。”军师领命，辞了兀朮自去。

那兀朮带了人马，沿着海塘一路追将上来。忽见三个渔人在那里钓鱼，兀朮问道：“三位百姓，某家问你，可曾见一只船渡着七八个过去么？”三人道：“有的，有的。老老少少共有七八个，方才过去得。”兀朮道：“就烦你们引我们的兵马追去，若拿住了，重重的赏你。”那三个人暗想道：“待我们哄他沿边而走，等潮汛来时，淹死这班奴才。”便道：“既如此，可随着我们来。”就引了大兵，一路追去。

不一时，但见雪白潮头涌高数丈，波涛滚滚，犹如万马奔腾。有诗为证：

怒气雄声出海门，舟人云是子胥魂。

天排雪浪晴雷吼，地拥银山万马奔。

上应月轮分晦朔，下临宇宙定朝昏。

吴征越战今何在？一曲渔歌过晚村。

原来这钱塘江中的潮汛非同小可，霎时间，巨浪滔天，犹如山崩地裂的一

声响,吓得兀朮魂魄飞魄散,大叫一声,连忙拍马走到高处。那江潮拥来,将兀朮的前队几万人马,连那钓鱼的三人,都被潮浪涌去,尽葬江鱼之腹。闻得那三人却是朱县主自拚一死,扮作渔翁哄骗兀朮的,后来高宗南渡,封为松木场土地。朱、金、祝三位相公,至今古迹犹存。

那时兀朮大怒道:“倒中了这渔翁的奸计,伤了我许多人马!”只见军师在后赶来道:“吓死臣也!虽然淹死了些人马,幸得狼主无事。我们一直追至湖广,必要捉了康王,方消此恨。”于是催趲大兵,一路追来。

再说高宗幸得海船救了危急,路金叫船家端正午饭。君臣尚未吃完,前面驶下一只大船来,将船头一撞,跳过几个强人来,就要动手。众大臣道:“休得惊了圣驾!”强人道:“什么圣驾?”太师道:“这是宋朝天子。”众人道:“好吓!俺家大王正要那个宋朝天子。”这几个强盗抢进舱来,将高宗并众臣一齐捉下船去,解至蛇山,上了岸,报进寨去。

那大王问道:“拿的甚么人?”喽罗道:“是宋朝皇帝。”那大王听说是宋朝皇帝,便大怒道:“绑去砍了!”李纲叫道:“且慢着!大海之中,怕我们飞了去不成?但是话也须要说个明白,和你有何仇恨,使我们死了,也做个明白之鬼。”大王道:“既要明白,”叫头目:“领他们到两廊下去看了来受死。”那头目得令,遂引李太师一行人来到两廊下,但见满壁俱是图画。李纲道:“这是什么故事?”头目道:“这是梁山泊宋大王的出身。我家大王,就是北京有名的浪子燕青。只因宋大王一生忠义,被奸臣害死,故有此大冤。”李纲又逐一看去,看到“蓼儿洼”,便道:“原来如此。”便放声大哭起来。哭一声“宋江”,骂一声“燕青”。哭一声:“宋江,好一个忠义之士!”骂一声:“燕青,你这背主忘恩的贼!不能将蔡京、童贯一般奸臣杀了报仇,反是偷生在此快活。”燕青听见,心下想道:“这老贼骂得有理。”叫头目:“送他们到海中,由他们去罢。”头目答应一声,将他们君臣八人推下海船,各自上山去了。

高宗与众臣面面相觑。这茫茫大水,无路可通,俱各大哭道:“这贼人将我们送在此处,岂不饿死!”正哭之间,忽见一只大船,迎着风浪驶来。众大臣齐叫:“救命!”只见五个大汉把船拢上来,问道:“你们要往何处去?”众人道:“要往湖广去寻岳元帅的。”那五个大汉道:“我们就送你去。可进舱坐定,桌上有点心吃。”君臣进舱,正在肚饥时候,就将点心来吃。

高宗道：“天下也有这样好人！寡人若有回朝之日，必封他大大的官职。”说未了，船家道：“已到湖广，上岸去罢。”众人道：“那有这样快，休要哄我。”那五个人道：“你上去看，这不是界牌关么？”李纲等保了高宗上岸观看，果然是黄州界牌关。众人大喜，正要作谢船家，回转头看，那里有什么船？但见云雾里五位官人，冉冉而去。众臣道：“真个圣天子百灵护助，不知那里的尊神，来救了我君臣性命？”高宗道：“众卿记着，待寡人回朝之日，就各处立庙，永享人间血食便了。”后来高宗迁往临安建都，即封为五显灵官，在于普济桥敕建庙宇，至今香火不绝。这是后话，不表。

且说那君臣八人，进了界牌关。行了半日，来到一座村庄，中央一户人家门首。因他造得比别家高大，李纲抬头一看，叫声：“主公，不好了！这是张邦昌的家里，快些走罢！”沙丙、田思忠扶了高宗急往前行，却被他门上人看见了，忙忙进去，报知太师道：“门首有七八个人过去，听见他说话，好似宋朝天子，往东首去了，特来禀知。”邦昌听了，忙叫备马，出了门一路追来，看见前面正是高宗君臣，高叫：“主公慢行，微臣特来保驾。”连忙赶上来，下马跪着道：“主公龙驾，岂可冒险前行？倘有意外，那时怎么办！且请圣驾枉驻臣家，待臣去召岳元帅前来保驾，方无失误。”高宗对众臣道：“且到张爱卿家，再作计议。”

邦昌就请高宗上了马，自己同着众臣随后跟着回家。进到了大厅上，高宗坐定，便问：“卿家可知岳飞今在何处？”邦昌道：“现在驻兵潭州，待臣星夜前去召来。”高宗大喜。邦昌吩咐家人，安排酒席款待。天晚时，送在书房一处安歇，私下叫家人前后把守。辞了高宗，只说去召岳飞，却飞星的到粘罕营中报知，叫他来捉拿康王去了。

却说邦昌的原配蒋氏夫人，修行好善，念佛看经，所以家事俱是徐氏二夫人掌管。那晚有个丫环，将张邦昌在二夫人房内商量拘留天子、太师，去报金邦大太子来捉之事，细细说知。蒋夫人吃了一惊，暗想：“君臣大义，岂不灭绝天伦！”挨至二更时分，悄悄来到书房，轻轻叩门，叫声：“快些起来逃命！”君臣听见，连忙开门，问是何人。夫人道：“妾乃罪臣之妻蒋氏。我夫奸计，款留圣驾在此，已去报粘罕来拿你们了！”高宗慌道：“望王嫂救救孤家，决当重报。”夫人道：“可随罪妇前来。”

君臣八人，只得跟了蒋氏，来到后边。蒋氏道：“前后门都有人看守，

一带俱是高墙，难以出去，只有此间花园墙稍低，外面俱是菜园，主公可从墙上爬出去罢。”君臣八人只得攀枝依树，爬出墙来，慌不择路，一跌一踉上路逃走。蒋氏谅难卸过，在腰间解下鸾带，在一棵大树下吊死了。

再说张邦昌来到番营，报知粘罕。粘罕随即领兵三千，连夜赶至张邦昌家里，进到大厅坐定，道：“快把南蛮皇帝拿来。”邦昌带了一众家人，走进书房。只见书房门大开，不见君臣八人。这一惊不小，慌忙寻觅。一直寻到后花园，但见墙头爬倒，叫声：“不好了！”回转头来，只见蒋氏夫人悬挂在一棵树上。邦昌咬着牙恨道：“原来这泼贱坏了我的事！”即拔佩刀，将蒋氏夫人之头割下，出厅禀道：“臣妻将康王放走，特斩头来请罪。”粘罕道：“既如此，他们还去不远，你可在前引路去追赶。但你既然归顺我国，在此无益，不如随着某家回本国去罢。”命小番将张邦昌家抄了，把房子烧毁了。邦昌心下好生懊悔，只得由他抄了，将房子放起一把火来，连徐氏一并烧化在内，跟了粘罕前去。

再说高宗君臣八人，走到半夜，刚刚上得大路，恰遇着王铎带领从人，骑马来看望张邦昌，要商议归金之事，恰好遇着高宗君臣。王铎大喜，慌忙下马，假做失惊，跪奏道：“主公为何如此？”李纲将失了金陵之事，说了一遍。王铎道：“既如此，臣家就在前面，且请陛下到臣家用些酒饭，待臣送陛下潭州去会岳飞便了。”高宗允奏，随同众臣跟了王铎，一齐到王铎家中。进得里头，王铎喝叫众家将，将高宗君臣八人一齐绑了，拘禁在后园中。自己飞身上马，一路来迎粘罕报信，不表。

先说王铎的大儿子王孝如在书房内读书，听得书童说父亲将高宗君臣绑在后园，要献与金邦，吃了一惊，暗道：“这岂是人臣所为？如何做得！”慌忙赶至后园，喝散家人，放了君臣，一同出了后园门，觅路逃走。行不多路，王孝如忽又想到：“我不能为国报仇，为不忠；不遵父命，放走皇上，为不孝。不忠不孝，何以立于人世！”大叫一声：“陛下，罪臣之子不能远送了！”说罢，望山涧中一跳，投水而死。君臣叹息了一番，急急往前逃奔。

再说那王铎，一路迎着张邦昌，引见了粘罕，报知：“康王已被臣绑缚在后园，专候狼主来拿。”粘罕大喜，遂同了王铎来至家中坐定。王铎家人禀道：“公子放了康王，一同逃去了。”王铎惊吓得呆了，只得奏禀道：“逆子

放走康王，一同逃走了。”粘罕大怒，吩咐把都儿们，将王铎家私抄了，房屋烧毁了。命王铎与张邦昌两个，同作向导，一路去赶康王。王铎暗恨：“早知粘罕这般狠毒，何苦做此奸臣！”

却说王孝如身边有一家将，名唤王德寿，听见小主放走康王，一同逃走，便追将上去，思想跟随孝如。那王铎在路望见了，便禀上狼主道：“前边这个是我家人王德寿。他熟谙路途，叫他做向导去追拿康王，必然稳当。”粘罕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唤他来。”王铎叫转王德寿来，见了粘罕。粘罕叫他骑匹好马，充作向导。德寿道：“小人不会骑马的。”粘罕道：“就是步行罢。”王德寿想道：“公子拼命放走康王，我怎么反引他去追赶？不如领他们爬山过岭，耽搁工夫，好让他们逃走。”定了主意，竟往高山上爬去。

那粘罕在山下扎住营盘，命众番兵跟了王德寿爬山。爬到半山之中，抬头观看，上面果有七八个人，在上面爬山。王德寿叫声：“我死也！怎么处！”就把身子一滚，跌下山来，跌成肉酱。

那些番兵看见上边果然有人，就狠命爬上去。那君臣八人回头望下观看，见山下无数番兵爬上来，高宗道：“这次决难逃脱的了！”君臣正在危急之际，天上忽然阴云布合，降下一场大雨，倾盆如注。但见：

霆轰电掣玉池连，高岸层霄一漏泉。

云雾黑遮山忽隐，霎时不见万峰巅。

那君臣八人也顾不得大雨，拼命爬上山去。那些番兵穿的都是皮靴，经了水，又兼山上沙滑，爬了一步，倒退了两步；立脚不牢的跌下来，跌死无数。那雨越下个不住。粘罕道：“料他们逃不到那里去。且张起牛皮帐来遮盖，等雨住了再上去罢。”

再说那高宗君臣八人爬到山顶平地，乃是一座灵官庙，又无庙祝，浑身湿透，且进殿躲过这大雨再处。做书的一枝笔，写不得两行字；一张口，说不出夹层话。且把高宗在灵官庙内之事，暂搁一边。

且说那潭州岳元帅，一日正坐在公堂议事，探子报道：“兀朮五路进兵。杜充献了长江，金陵已失，君臣八人逃出在外，不知去向了！”元帅一闻此言，急得魂魄俱无，大叫一声：“圣上吓！要臣等何用！”拔出腰间宝剑，就要自刎。张宪、施全二人，急忙上前，一个拦腰抱住，一个扳住臂膊，叫声：“元帅差矣！圣上逃难在外，不去保驾，反寻短见，岂是丈夫所为？”

岳爷道：“古语云：‘君辱臣死。’如今不知那圣上蒙尘何处？为臣子者何以生为！”

旁边走过诸葛英道：“元帅不必愁烦。末将同公孙郎善能扶乩请仙，可知君王逃在何处，我们就好去保驾了。”元帅拭泪，就命快排香案，祝拜通忱。诸葛、公孙二人在仙乩上，扶出几个字来，道：

落日映湘潭，崔巍行路难。

速展乾坤手，觅迹在高山。

元帅道：“这明明说是圣上在湘、潭二处山上。但不知在那一个山上，叫我向何处去寻觅？”便请过潭州总兵来道：“有烦贵镇，将湘、潭二州山名尽数写来。”总兵就在下边细细开明，送上元帅。元帅就将山名做成阉纸，放在盒内，重排香案，再薰清香，虔心祷告：“愿求神明指示，天子逃在何处，即拈着何山。”祝毕，拈起一阉，打开看时，却是“牛头山”三字。元帅就命：“牛皋兄弟，你可带领五千人马，同着总兵，速往牛头山打探。我领大兵随后即来。”牛皋得令，如飞而去。

将到牛头山，恰正是君臣爬山遇雨的时候。牛皋军士在山下，也撑起帐篷，等雨过了再行。军士回报说：“前面有番兵扎营。”牛皋道：“既有番兵，君王必然在这山上了。请问总兵，从何处上山？”总兵道：“从荷叶岭上去，却是大路。”牛皋领兵，就从荷叶岭上去，一马当先，跑上山来。那灵官庙内君臣们走出偷看，见是牛皋，便大叫：“牛将军！快来救驾！”牛皋跑到庙前，下马进殿，见了高宗，叩头道：“元帅闻知万岁之事，几乎自尽，幸得众将救了，令牛皋先来保驾，果然在这里！”就将身边干粮献上，与高宗充饥，然后吩咐三军守住上山要路。

那些番兵等雨住了，正要上山，忽见有宋兵把守，忙报知粘罕。粘罕就命人去催趲大兵，又着人望临安一路，迎报兀朮领兵来。且把康王困住，不怕他插翅飞去。

且说牛皋就叫潭州总兵回去保守潭州，速请元帅来救驾。那总兵在路，正迎着元帅大兵，报说：“圣驾正在牛头山，牛将军请元帅速速上山保驾。”元帅闻得，飞奔上牛头山来。牛皋迎接，同至灵官庙朝见了高宗，奏道：“微臣有失保驾，罪该万死！”高宗大哭道：“奸臣误国，卿有何罪？”又把一路上受苦之事细细说了一遍，又道：“孤家因衣服湿透，此时身上发热，

如之奈何！”

众臣正在商议，只见张保过来禀道：“拿得一个奸细，听候发落。”岳爷道：“带他过来！”张保一把提将过来跪下。元帅看他是个少年道童，便问：“你是何人，敢来窥探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是山上玉虚宫道童，闻得有兵马在此，师父特着小人来打听，望乞饶命！”岳爷道：“那玉虚宫可大么？”道童道：“地方甚大，有三十六个房头。”岳爷道：“你去说与住持知道，不必惊慌。有当今天子避难至此，因圣体不和，着你们收拾好房几间，送圣上来将养。”道童得令，飞奔上去报信。

岳爷奏道：“臣探得有玉虚宫可以安住，请陛下上车。”遂将米粮车出空了，载了天子。众大臣俱各拣一匹马骑着。众将一齐送高宗来至宫前，早有住持率领三十六宫道士跪着迎接。天子进了宫，十分喜悦。岳爷即将干净新衣与高宗换了。众臣请安已毕，只见走过一个老道士，奏道：“有当年梁山泊上神医安道全，在本山药王殿内安顿静养。今闻圣体违和，乞圣上召他来调治，可保圣躬无恙。”高宗大悦，即命老道士：“去请来调治朕躬，自当封职。”

又有李纲奏道：“乞于灵官殿左首，搭起一台，效当年汉高祖筑台拜将之事，拜封元帅并众将官，好使他舍身为国。”高宗准奏，遂令路金监督搭台。

次日，高宗出宫，众将迎驾上台。传旨：“封岳飞为武昌开国公少保统属文武兵部尚书都督大元帅。”岳飞谢恩毕。正要加封牛皋等一班众将，不道高宗一时头昏，传旨：“候朕病痊，再行封赏。”众将跪送回宫。到了次日早上，众将到灵官殿前，但见挂着一张榜文，上写着：

武昌开国公少保统属文武都督大元帅岳，为晓谕事：照得本帅恭承王命，统属六军，共尔众将，必期扫金扶宋，尽力王事。所有条约，各宜知悉：

听点不到者斩。擅闯军门者斩。闻鼓不进者斩。闻金不退者斩。私自开兵者斩。抢夺民财者斩。奸人妻女者斩。泄漏军机者斩。临阵反顾者斩。兵弁赌博者斩。妄言祸福者斩。不守法度者斩。笑语喧哗者斩。酗酒入营者斩。

大宋建炎某年某月某日榜，张挂营门。

那牛皋听见众人在那里一款一款念到后来两条，便道：“胡说！大哥明明晓得我喜欢吃酒，是这样高声乱嚷的，却将这两件事写在上边！停一会，待我闯一个辕门与他看，看他怎样斩我。”众将齐至营前，只见张保传出令来：“元帅今日不升帐了，诸将明日早上候令罢。”众将得令，各自散去。牛皋道：“明早待我吃个大醉而来，看他怎样。”

再说元帅命张保去请汤怀，直至后营相见。岳爷道：“请贤弟到来，非为别事。今日所挂斩条上，有两件事犯着牛兄弟的毛病，故此愚兄今日不升帐。发令之初，若不将他斩首，何以服众？若准了法，又伤了弟兄之情。贤弟可如此如此，方得无事。”

汤怀领令，来到牛皋帐中，见他正在吃酒。牛皋道：“汤二哥来得好，也来吃一杯。”汤怀就坐下，吃了几杯，便道：“我有一事，与你相商。”牛皋道：“是什么事？”汤怀道：“你道大哥今日为何不升帐？打听得他要差个人到相州去催粮，因为山下有番兵阻住，无人敢去，为此愁闷不能升帐。我想我一人实不敢去，怎么作个计较，干得这件大功劳，特来与你商量。”牛皋道：“谅这些小番兵，怕他怎的？明日看我自去。”汤怀道：“既如此，明日你且休要吃酒，悄悄的来，不要被别人抢去头功。”牛皋道：“多谢你了。”汤怀别了牛皋回营。

到了次日，元帅升帐。众将参谒已毕，站立两旁听令。汤怀见牛皋低头走进营来，暗暗欢喜。元帅道：“三军未发，粮草先行；目今交兵之际，粮草要紧。但山下有金兵阻路，如何出得他的营盘？那一位大胆，敢领本帅之令，前往相州催粮？”话声未绝，牛皋上前道：“末将敢去。”元帅道：“你的本事，怎能出得番营去？”牛皋道：“元帅何得长他人志气！谅这些毛贼，怕他怎的？小将若出不得番营，愿纳下这颗首级。”元帅道：“既如此，有令箭一枝，文书一封，限你四日四夜到相州，小心前去。”牛皋得令，将文书揣在怀中，把这令箭插在飞鱼袋内，上马提钢，独自一个跑下山来。正叫做：

壮士一身已许国，此行那计吉和凶？

双铜匹马番营过，粘罕应教吃一惊。

毕竟不知牛皋此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